

# 杜甫《秋兴八首·其一》“故园”考辨

■ 赵建明

**【摘要】**杜甫《秋兴八首》是其七律代表作品之一。学者们对首章中“故园”的阐释聚讼纷纭，主要有五种观点：襄阳与洛阳，长安，洛阳，长安与洛阳，故乡。结合诗人创作境遇与心态及诗歌本身深入分析，理解为“洛阳说”更为确切。

**【关键词】**《秋兴八首·其一》 故园 考辨

《秋兴八首》是杜甫晚年羁旅夔州时所作的代表作品之一，为历代所称颂。首章是组诗之“裘领”，如浦起龙云：“首章，八诗之纲领也。”<sup>[1]</sup>故对首章的正确理解就非常重要，事关八首大旨与作法。

然而，历代研究者对首章诗眼“故园”一词的解读聚讼纷纭，大致有五种观点。1. 指襄阳、洛阳。明代邵宝持此观点。2. 指长安。王维桢、浦起龙、吴瞻泰、萧涤非、朱东润、任继愈、马茂元、赵昌平、叶嘉莹、吴庚舜、罗宗强、张忠纲、莫砺锋、周啸天、陈超敏、梁权伟等持此说；仇兆鳌、王士菁认为故园当指樊川，因樊川在长安城南，故亦归入此类。3. 指洛阳。张国举持此立场。4. 指长安和洛阳。霍松林、霍有明、赵传仁、王启兴、毛治中、熊礼汇、莫砺锋、童强、王烈夫等持此说。5. 指故乡。清代吴见思、张溍、李文炜、沈羣云、汤启祚与褚斌杰等持此观点。

学者们可谓见仁见智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甚至同一位研究者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所持的

观点也有异。如莫砺锋先生在早期的《杜甫评传》中认为“故园”即长安<sup>[2]</sup>，在其近著《杜甫诗选》中则认为“此故园指洛阳，也指长安”<sup>[3]</sup>。为何会出现如此复杂的阐释现象呢？主要缘由是杜甫平生经历曲折，数次携家迁徙，在洛阳、长安、奉先、鄜州、梓州、成都等地都曾居住过，且其诗中“故园”确有表达对不同处所家园的挂念。如“故园当北斗，直指照西秦”（《月三首·其一》）中指长安；“且喜河南定，不问邺城围。……故园花自发，春日鸟还飞”（《忆弟二首·其二》）中则指洛阳；其广德二年（764）春由阆州返成都途中所作“处处青江带白蘋，故园犹得见残春。雪山斥候无兵马，锦里逢迎有主人”（《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，先寄严郑公五首·其二》），诗中“故园”乃指成都草堂。因此，学者们对诗中“故园”的阐释容易分歧。

虽然解诗不必死于章句，但是由于“故园”乃诗眼所在，对其准确阐释及对首章及后七首的正确理解，及对诗人真实创作心态与动机、创作处境与情感、创作风格与手法的准确把握。

所以，细究其具体所指尤为重要。

那么，上述五类观点哪种最为确当呢？笔者认为，第三种“洛阳说”最恰当。张国举先生云：“故园：故乡。这里当指洛阳。诗人长期漂泊在外，很久就想回故乡。”<sup>[4]</sup>然其并未说明为何指洛阳的原因。观点1中的“襄阳”是不符事实的，因为“杜甫八世祖杜叔毗虽曾居襄阳，而杜甫并未尝居襄阳”<sup>[5]</sup>。观点2“长安”说持论者最多，影响最大，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三个方面。（1）认为杜甫祖籍是长安，且诗人在长安居住的时间最多。如叶嘉莹先生云：“杜甫十三世祖杜预，《晋书》云京兆杜陵人；……然居止多在长安。”<sup>[6]</sup>此理由是难以立足的，诗人祖籍虽在长安，但据莫砺锋《杜甫简谱》所载，杜甫出生在洛阳而不是长安，且在洛阳生活了约25年，在长安求仕与生活不足10年<sup>[7]</sup>，故“居止多在长安”与事实是不相符合的。（2）认为组诗后七首多涉“故国”长安胜景与往事，首章“故园”亦应指长安。实则不然，我们不能以后七首强解第一首，八诗虽有关联，但也各自独立，诗人在组诗中特意将“故园”与“故国”区别开来，不是为了避免重复，而是为了表达不同情愫，即诗人由思家到忧国的思想情感的转变，这既体现了其境界由“小我”向“大我”的升华，又是其沉郁顿挫风格的直接呈现。如果组诗中“故园”与“故国”一致，八章全为“故国”而作，则反显板滞单调，失其沉郁顿挫之致。（3）认为杜甫是爱国诗人，表达爱国思想才是其价值取向。这种“模式化”解读方式严重影响了对杜诗的全面认知，杜诗虽以爱国思想为主线，然除此之外，其题材极其广泛多样，思想极其深宏博大。观点4看似周全、折中，然而不切诗人创作时的实际处境与愿望，他不可能在同一词中既指北之长安，又指东之洛阳，若如此，其将往何处则不自知。观点5将“故园”释为故乡，

虽正确，然失之笼统，不利于帮助读者对诗作进行深度理解。

综上，学者们主要从杜甫先祖有关历史、组诗后七首所涉内容及后人对杜甫总体评价的角度阐释首章“故园”乃指长安，这种从诗人与诗歌外围的角度去解读文本，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当且缺乏说服力的。我们应从诗人创作时的处境、心态、愿望与诗歌本身入手进行详细分析，从而得出更为确切的结论。通过深入分析，认为诗中“故园”当指洛阳，主要原因如下：

### 一、京华长安已使诗人彻底绝望

在唐代，长安是士子们人生抱负与个体价值得以实现的理想之处。开元二十四年（736），诗人首赴贡举，不第；天宝六载（747）参加应诏就试，因李林甫“野无遗贤”论阻绝再次不第。自天宝五载（746）至天宝十四年（755），诗人在长安干谒求仕，终不见用。期间生活困顿，过着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”（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）的屈辱生活，直到天宝十四年，才被任河西尉，后改任从八品下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。至德二年（757）冒死谒肃宗，刚授从八品的左拾遗又因房琯事触怒肃宗，诗人极度苦闷压抑，过着“朝回日日典春衣，每日江头尽醉归”（《曲江二首·其二》）的愁苦生活，一年后被贬华州司功参军。乾元二年（759）以弃官告终，并于岁末到成都，至此，其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。永泰元年（765）四月严武卒，杜甫失去依仗遂携家离蜀，此际他更加绝望，故云：“如何关塞阻，转作潇湘游？万事已黄发，残生随白鸥”（《去蜀》），诗人壮志难酬，心态十分悲观消极，从“转作潇湘游”可看出他根本没打算再回长安。大历元年（766）秋，诗人南下因病滞留夔州，目睹孤舟系于江岸久

久不能出发，不禁思念洛阳，因为此时只有洛阳才是他身心的理想栖息地了，而长安已令他彻底绝望。自此以后，诗中提及长安大都是对辉煌往昔的回忆，因为“既然向前展望几乎看不到一点光明，于是诗人就回首回顾，让过去那些令人怀念和激动的日子来填充空虚、哀愁的心灵”<sup>[8]</sup>。

## 二、诗人的庄园和大多数亲人在洛阳或洛阳附近

诗人的田产和故宅主要在洛阳，其天宝七载(748)所作《奉寄河南韦尹丈人》题下自注“甫故庐在偃师”<sup>[9]</sup>，广德元年(763)所作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自注“余田园在东京”<sup>[10]</sup>，其大历二年(767)在夔州作有《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》，从诗题可知其旧庄在土娄(今偃师)，可见诗人漂泊期间从未忘却洛阳的庄园。另外，其亲人大多在洛阳或其附近，如“故乡有弟妹，流落随丘墟”(《五盘》)，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”(《月夜忆舍弟》)，黄鹤注云：“是年九月，史思明陷东京及齐、汝、郑、滑四州，……二弟，一在许，一在齐，皆在河南，故忆之。”<sup>[11]</sup>“冬至至后日初长，远在剑南思洛阳。……棣萼一别永相望”(《至后》)，“九度附书向洛阳，十年骨肉无消息”(《天边行》)等，这些思念和关心故乡弟妹的诗句情感深挚、感人肺腑。所以，对年迈多病、走投无路的诗人而言，洛阳的庄园和亲人便是他余生主要的寄托了。

## 三、安史之乱以来诗人一直盼望东归洛阳

乾元二年(759)，诗人从同谷往成都经广元时云“成都万事好，岂若归吾庐”(《五盘》)，岁末初至成都云：“信美无与适，侧身望川梁。鸟雀夜各归，中原杳茫茫。”(《成都府》)深切体会到“虽信美而非吾土兮，曾何足以少留”的无所适从之感，盼归洛阳故庐。广德元

年(763)，安史之乱平定，诗人在梓州作“生平第一首快诗”——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，诗中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”充满欢欣之情，流露出急切的东归之意，甚至连将走的路线都做了具体的规划。永泰元年(765)，诗人在成都作“天边老人归未得，日暮东临大江哭”(《天边行》)，大历二年(767)，诗人在夔州作诗云：“故园暗戎马，骨肉失追寻。”(《上后园山脚》)诗人因不能回归故园与不知洛阳亲人消息而临江恸哭。结合诗人当下处境和长久以来的夙愿，诗中“故园心”应是东归洛阳之心。

## 四、诗人祖墓在洛阳及晚年强烈的归根意识

从杜甫《祭远祖当阳君文》《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》两文可知其最崇拜的远祖杜预、祖父杜审言坟墓都在偃师，叔父杜并的墓也在此处<sup>[12]</sup>，其父亲杜闲与母亲崔氏的墓也在偃师<sup>[13]</sup>，因其直系亲人的墓大都在偃师，加之“只有洛阳才是杜甫的真正降生之地”<sup>[14]</sup>，故诗人晚年在诗中常流露出强烈的归根意识，如乾元二年(759)所作“贫病转零落，故乡不可思。常恐死道路，永为高人嗤”(《赤谷》)、“生别展转不相见，……汝归何处收兄骨”(《乾元中寓居同谷县，作歌七首·其三》)担心因老病而客死殊方，骸骨难入故土。大历二年(767)久滞夔州的诗人云“老去多归心”(《上后园山脚》)，可见愈到暮年，其归根意识愈强烈，正所谓“鸟飞返乡，兔走归窟，狐死首邱，寒将翔水，各哀其所生”<sup>[15]</sup>。所以，诗中“故园”当为洛阳更妥当。
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《秋兴八首·其一》中“故园”当指诗人出生地洛阳而不是长安，如此则更符合诗人创作时的处境、心态和愿望，也使其组诗更符合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。

[1] 浦起龙·读杜心解[M].北京:中华

# 每个人都是行走的条形码

■ 曹金枝

轻轻地，  
我仔细给每张试卷贴上条形码。  
“嘟”地一扫，  
每个考生的信息瞬间毕现。  
这是一个条形码的时代，  
每个人都是一张行走的条形码。

我凝望着条形码，  
条形码也凝望着我。  
长的、方的、圆形的，  
线条纹理间距，  
有的精致，有的粗糙，有的甚至断裂。

无声而充满渴望，  
期待着有人去描绘、完善、修补。

每个人的条形码都是自己的图腾，  
人终其一生，  
不过是画好自己的这张图腾，  
深深浅浅要修炼一生。  
多年后，  
有人轻轻抖落尘埃，  
惊叹道：“看！这是一张多么精致的条形码！”

（江苏省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 210003）

书局，1961：651.

[2][7][8]莫砺锋.杜甫评传[M].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1：191，422-426，173.

[3]莫砺锋.杜甫诗选[M].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8：287.

[4]张国举.唐诗精华注译评[M].长春：长春出版社，2010：323.

[5][6]叶嘉莹.杜甫秋兴八首集说[M].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：48，48.

[9][10][11]仇兆鳌.杜诗详注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9：68，968，589.

[12]河南省文物局，编.河南文物：上册

[M].郑州：文心出版社，2008：790.

[13]王元明.杜甫墓新考[J].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，1996（3）.

[14]王辉斌.杜甫出生地考实[J].首都师范大学学报，1998（4）.

[15]何宁.淮南子集释：下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8：1171.

[本文系四川省2018—2020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“新时代语文教师教学能力职前协同培养研究”（编号：JG2018-657）阶段性成果之一]

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610068）